

【秦汉文史研究】

试析汉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观

翟麦玲

(华南农业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礼教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形象、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礼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宣传内容的重点不尽相同,所以它对不同时代妇女的影响也有差异。两汉时代礼教对女子的教育虽都以品性教育为主,但其中也包含有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品性教育的内容基本都以贞节与顺从教育为重点。然而不同的是,无论是以贞节观、顺从观为主的品性教育,还是以诗书为主的文化教育,其在西汉时代比在东汉时代都表现得要较为宽松与开明;而这恰是两汉时代女性形象及地位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汉代; 女性; 礼教; 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08)01-0030-05

周作人说过,要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教。其实,要了解中国古代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生活中的各种形态等问题,更要研究礼教。礼教,顾名思义即礼仪教化。有关礼仪教化的著作称为礼教著作。中国古代此类著作很多,其中影响女子较大的称为女教著作。汉代的女教著作主要有刘向的《列女传》、《说苑》、班昭的《女诫》、以及官方著作《白虎通义》等。本文的研究主要以这几部著作为主。

关于中国古代妇女问题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研究者多着重的是对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命运的揭露、以及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妇女问题研究虽有成显学之势,且大多研究者也多能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妇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还很少有人对影响女子较大的礼教进行分阶段研究。礼教是影响中国古代妇女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形象、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礼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宣传内容的重点不尽相同,所以它对不同时代妇女的影响也有差异。本文即从这一角度探讨两汉时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问题。

一 汉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观念

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主要是品德教育及家务劳动教育,男子则不同,他们十岁以后可以外出求学;那么,礼教发展到汉代,女子受教

育的内容又有什么呢?比先秦有些什么变化呢?

(一) 妇德教育

在礼教中,妇德教育一直是古代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西汉时代著名思想家贾谊就说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德,礼之至也”。^{[1]215}贾谊把妻柔、姑慈、妇德,看成是礼的最高境界,可见他对妇德的重视。

西汉刘向对妇德也很重视。其著《列女传》有七卷,其中至少有四卷就涉及到对品德高尚女子的赞扬。如卷一《母仪传》、卷二《贤明传》、卷四《贞顺传》、卷五《节义传》等,皆与妇人品质有关。卷七《孽嬖传》则是用反面事例教育女子不要淫乱荒逸、不要惑乱君王、不要恣宠用事,要有高尚品德。

东汉时代对妇德教育更加重视。《白虎通义》是代表这一时期官方礼教思想的著作,其中论及女子教育:

妇人所以有师何?学事人之道也。……《婚礼经》曰:“教于公宫三月”。妇人学一时,足以成矣。与君有缌麻之亲者,教于公宫三月,与君无亲者,各教于宗庙宗妇之室。国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无子明于妇道者禄之,使教宗室五属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学事人也。^{[2]485}

收稿日期:2007-09-28

作者简介:翟麦玲(1971-),女,陕西大荔县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妇女史等。

该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解释了女子的教育应围绕“学事人之道”进行。而“事人”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好的品质。

班昭,东汉著名的女教思想家,《女诫》一书详细阐述了她的女教思想:“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32786]在班昭看来,妇礼对妇人非常重要。所以,她的《女诫》7章中章章都围绕着如何事夫,事夫应具备那些品性进行论述;即便后两章“曲从”舅姑与“和叔妹”的说教,也最终都是为了能固夫之爱。她说“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32790]“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32791]这说明,班昭的妇德观处处以夫为中心,这同时也反映出汉代社会,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上升。

蔡邕,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他对女子教育也有论述,其《蔡中郎集》第5册外集之《女训》中说道:

心犹首面也,是以其致饰焉。面一日不修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也。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撮鬓则思其心之整也。^{[4]405}

蔡邕认为女子心灵之美比外表之美还要重要,这说明他对女子品德教育也是很重视的。

(二) 胎教教育

胎教教育是对女子实施的一项生育方面的专门教育。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胎教的意义。汉代,人们更加重视女子的胎教教育。如贾谊的胎教著作《素成》一书讲道:

素成,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4]39}

在贾谊看来,为子女择配偶,一定要选品性端庄者,因为女子品性的善恶将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品性的善恶。

(三) 文化教育

汉代,倡导对女子实施文化教育的女教思想家主要是西汉时代的刘向、及东汉的班昭。刘向的思想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发展女子教育的策略,但其女教著作里处处渗透了对富有才华女子的欣赏。如他在《列女传》第一部分《母仪篇》里,赞扬契母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5]9};赞扬送妇作诗的卫姑定姜“聪明远识、丽于文辞”^{[5]18}。在第三部分《仁智篇》里赞颂先识盛衰的密康之母、知人又知天道的楚武邓曼、深知天道的叔敖之母、晋伯宗妻、具有远识的许穆夫人、曹僖氏妻、明于人道事理的卫灵夫人、齐灵仲子、察于情性的叔向之母、以及缘事分理的子皮之姊、和计虑甚妙的漆室之女等。第六部分《辩通篇》里赞扬管仲之妾,可以与谋;楚江乙母,辞甚有度;晋弓工妻以辞免夫难;齐伤槐女以辞免父难;楚野辨女陈冤有序免难;赵津女媧,通达而有辞;齐钟离春虽丑有辞;齐孤逐女,谈国之政,亦甚有文;齐太仓女,推诚上书,文雅甚备。这些,足见刘向对有才能女子的欣赏。

刘向肯定并赞扬有才能的女子,与他对贤才与礼的认识有关。他认为在贤才与礼之间,贤才甚至更为重要。其著《说苑·尊贤篇》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对曰:“卫灵公”。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姐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间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治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玉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6]192}

这里,与其说反映的是孔子的贤才观,不如说是刘向借孔子之言表达自己的尊贤思想。

刘向虽然未提出发展女子教育的具体措施,但他对女子才能、智慧的欣赏与赞扬,随着其著作的广泛流传,无疑会影响汉代社会女子文化教育观念的发展。上文已言,班昭的女教思想主要体现为妇德教育。但不可否认,其思想中也包含有女子文化教育的成分。如她在《女诫》中说: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仪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32788]

可见,在班昭看来,对男子所教之书也可同样教于女子,这样,才能更好地“事夫”及保存礼仪。但由于她所提倡的对女子实施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地事夫,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正如她所说的,女子“不必才明绝异”,“不必辨口利辞”也。^[12789]即便如此,她提出了女子与男子一样应接受诗书教育,也应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由上可见,汉代的女子教育观仍以妇德教育为主,从西汉贾谊到东汉蔡邕,无不表现出对妇德教育的重视,这可以说是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然而我们也发现,汉代的女子教育观在强调妇德教育的同时,还提出了女子胎教教育,以及文化知识的教育。从时间纵向上看,虽然西汉时代还未明确提出要对女子实施文化教育,但刘向在其著作中对有才华女子的肯定及赞扬,则明确表明了西汉时代礼教对女子教育的态度。东汉时代,女教思想家班昭虽然明确提出对女子应实施与男子同样的诗书教育,但它是“以事夫”与保存礼仪为目的,这就使得它与西汉刘向之女子教育观念相比,要略显消极。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因为在西汉时代,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较弱,妇人相对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其活动不止局限于家庭,还有更多的社会参与;而东汉时代,在封建礼教影响、束缚愈益加强的情况下,女性的活动空间也相应地由外部空间向家庭内部逐步缩小,这就使得女性活动逐渐以家庭为中心,这样“事夫”也就渐渐成为为妻者生活的主题,相应地,女性的教育也就渐渐变成以事夫为目的。所以,在班昭的女子教育思想中,不仅妇德教育是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即便是文化教育也是以“事夫”为目的了。然而,即便如此,汉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观念相比先秦时期仍是一种进步。

二 汉代礼教中的女子贞顺观

女子贞顺观即关于女子贞节、顺从的观念。它是礼教对古代女子品性的基本要求。我们知道,先秦礼教已经提倡女子要有贞节观,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而且还要有顺从观,顺从的对象首先是舅姑,而后是夫。那么,汉代礼教中的贞顺观又是怎样的呢?

(一) 汉代礼教中的贞节观

贞节是礼教对女子一贯的要求。先秦如此,汉代也是如此。然在不同的时代,它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西汉时代礼教中的女子贞节观主要表现在刘向的《列女传·贞顺篇》中。刘向在这里对上古以来 10

多位在各种情况下能保持贞节的女性盛加赞扬,其中有未嫁夫死保母劝还而不还的卫宣夫人、夫有恶疾母劝其嫁而不嫁的蔡人之妻、与夫意不合傅母劝去而不去的黎庄夫人、被虏于它宫而以死保其贞节的息君夫人、夫死无依无靠而投水自杀的齐杞梁妻、城破国败被虏于吴王而不从的楚平伯嬴、夫死有聘而辞的楚白公贞姬、少寡养幼孤而不改嫁的鲁寡陶婴、夫死不嫁以劓鼻名志的梁寡高行、夫死未有子父母劝嫁而不嫁守信养姑的陈寡孝妇等。刘向在其文中不仅盛赞这些女性,而且用这些女性在说服劝嫁者时的各自的言辞,强化妇人应贞一不二的思想。这种以具体人物的言行事迹来宣传妇人贞节观念的方式比其它的理论说教更具有感染性,从而使后世女子在学做烈女、贞女时都以前世为榜样。

刘向虽然提倡妇人的贞节,但其思想中还含有变通成分。他在《说苑·复恩》中讲到两个故事,其一: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16125]

其二:

(袁)盎为吴相时,从史与盎侍儿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从史惧,亡归,盎自追,遂以侍儿贿之,复为从史。^[16129]

这两个故事都讲到妇人失节的事,但故事中的男主角都未曾计较,而是给予了适当处理。刘向将这两个明显显示妇人失礼、失节的事写入《复恩》篇,反映了他对妇人礼与妇人贞节的看法:即他虽然提倡妇礼妇节,但若真的失礼失节了,也不是十分可怕的事,因为在他看来,礼与节是可以变通的。

刘向认为礼是可以变通的思想,源于他这样一种思想,即在他看来,礼在于本质,而不在外表。如《说苑·建本》载:

孔子曰:“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有女,其夫死,为之内私媾,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16171]

并且刘向还讲在大礼和小节方面,要顾大礼而不拘小礼节。如《说苑·尊贤》载:

孔子之郑,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也,士不中间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一美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也。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6]197}

以上刘向对礼的态度,也可反映他对妇礼妇节的态度。即既要提倡赞扬守礼守节的女性,但也要对失礼失节的女性持宽宏态度。《白虎通义》中也有强烈的妇贞观念。如《嫁娶》篇云:

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郊特牲》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也。^{[2]467}

东汉班昭也把妇贞看成是妇德的一部分。她在《女诫》第四《妇行》中说,夫云妇德,“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3]2789}

由上可见,提倡妇贞是两汉时代礼教思想一贯的观念,稍有不同的是,西汉时代虽然倡导与赞美妇人的守贞行为,但要求规范不如东汉那么严格,其对礼的变通思想使得礼在西汉呈现一种相对宽泛的状态。

(二) 汉代礼教中的顺从观

西汉礼教中的顺从观首先体现在刘向的《列女传·贞顺篇》中。在《贞顺篇》中他不仅赞扬了自古以来10多位在不同情况下坚守贞节的女性,也称颂了其它5位遵礼行事的女性。其中有夫家礼不具备而不嫁的召南申女、遵守礼仪夫不亲迎不听命、保傅不至大火来而不走的宋恭伯姬、安车不来不乘坐的齐孝孟姬、江水大至无符不走的楚昭贞姜、依礼互相推让的卫宗二顺等人的依礼行事的女顺行为。即在刘向的思想里,女顺就是要求女子顺于礼而行事。这与先秦礼教中顺于舅姑、顺于夫是截然不同。

刘向在提倡妇人应依礼行事的同时,也主张妇人应履行“谏夫匡夫”的职责。他在《说苑·正谏》中引孔子之言:

君无谗谀之臣,父无谗谀之子,兄无谗谀之弟,夫无谗谀之妇,士无谗谀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6]239}

另外,他在《列女传·贤明篇》中又盛赞引过推让使宣王悟的周宣姜后、不听郑卫之音而使桓公远离淫乐的齐桓卫姬、劝勉晋文成就晋国的晋文齐姜、辅佐庄王成就霸业的楚庄樊姬、能匡正丈夫的周南之妻、竭力谏夫的陶答子妻、匡夫以道的齐相御妻。刘向将这些能够谏夫匡夫的女性列于《贤名篇》,可见对妇人履行“谏夫匡夫”职责的提倡。

与《列女传》不同的是《白虎通义》属于理论性著作,它是从天地五行、婚姻礼节、文字等角度来论证妇顺的。它说:“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2]194}。“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2]166}。“妇人之赞以枣栗股修者,妇人无专制之义,御众之义,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2]358}。“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2]491}。此外,它还讲妇事夫应遵循四礼:一曰君臣之道,二曰父子之道,三曰兄弟之道,四曰朋友之道。^{[2]487}

与西汉刘向的思想一样,《白虎通义》也主张妻可谏夫。它说:“妻得谏夫者,夫妇一体,荣耻共之。”^{[2]233}但不同的是,《白虎通义》的“谏夫”主张似乎不如刘向的彻底,因为它强调“谏不从,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为谏正也”^{[2]233}。

班昭的《女诫》中也时时体现出妇顺思想。如她在《卑弱》篇中明言女子在家庭中处于卑者地位。在《夫妇》篇中又言“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3]2788}。在《敬慎》篇中又言“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3]2788}。“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3]2789}。而《专心》篇虽然讲的是为人妇者要以专心正色以事夫的方式求得夫之心,但也反映了她的妇应顺于夫的主张。《曲从》篇又讲要曲从于舅姑,“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3]2790},以便求得舅姑之心,得意于夫主。《和叔妹》篇则是讲应以谦顺的态度求得嫂叔妹之心,以便叔妹誉己,舅姑爱己,而后得意于夫。总之,《女诫》中处处可显示出妇顺的思想,也正如班昭所说的“顺则妇之行”也。^{[3]2791}与《白虎通义》的思想相比,班昭的思想中更是缺乏妇谏的成分。她在《敬慎》篇中引古谚:“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3]2788}。“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3]2789}。她又说:

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讪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撻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

恩以好合,楚挺既行,何义之存? 讵呵既宣,何恩之有? 恩义俱废,夫妇离矣。^{[3]2789}

可见,为了夫妇之好合,班昭是不赞成妇指责夫之过失,与夫争曲直的。

由上可见,刘向、班昭及《白虎通义》,都在极力宣传女子应有贞顺的品质,只不过它们宣扬的程度有轻有重。就妇贞而言,西汉时代虽然也倡导与赞美妇人守贞的行为,但是规范与要求不如东汉那么严格,其对礼的变通思想使得对妇贞的要求相对呈宽泛状态。至于妇顺,西汉,在强调妇顺的同时,也强调妇谏之作用;但到东汉,则是更加强调妇顺,而相应削弱妇谏职能,甚至根本不主张妇可谏夫。从西汉到东汉,妇人贞顺观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礼教对女性束缚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庭中以夫为中心的家庭格局也在逐渐加强。

综上所述,两汉时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观念比先秦有所进步,即在原来妇德教育的基础上强调文化教育的成分。然而,妇贞妇顺的宣传则比先秦有所加强。这是汉代女教思想在内容方面所呈现出的两

大特点。然这两点内容,在西汉与东汉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也表现出各自特色,即东汉的女子教育观念相比西汉略显消极,一则东汉文化教育的说教是以事夫为目的,二则东汉妇贞妇顺的要求比西汉要更为严格,也就是说,西汉时代礼教对女性的影响与束缚比东汉时代要小、要宽松一些,而这恰是两汉时代女性形象及地位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王渊明.贾谊集校注[M].徐超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2]陈立.白虎通疏证[M].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5]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 [6]刘向.说苑校证[M].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On the Educational Outlook of Females in the Ethical Code of the Han Dynasties

ZHAI Mai-ling

(History Department, South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Ethical cod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ffecting females' image and status in the family life and social life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variations in the publicity of the content of ethical cod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code upon women was different to women of different times. Although the education of females focused on education of quality, the cultural educ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as well. Furthermore,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of quality featured chastity and submissiveness. Nonetheless, what was different was that it was more relaxed and enlightening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regardless of education of quality featuring chastity and submissiveness, or regardless of cultural education featur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Book of History*.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females; ethical code; educational outlook